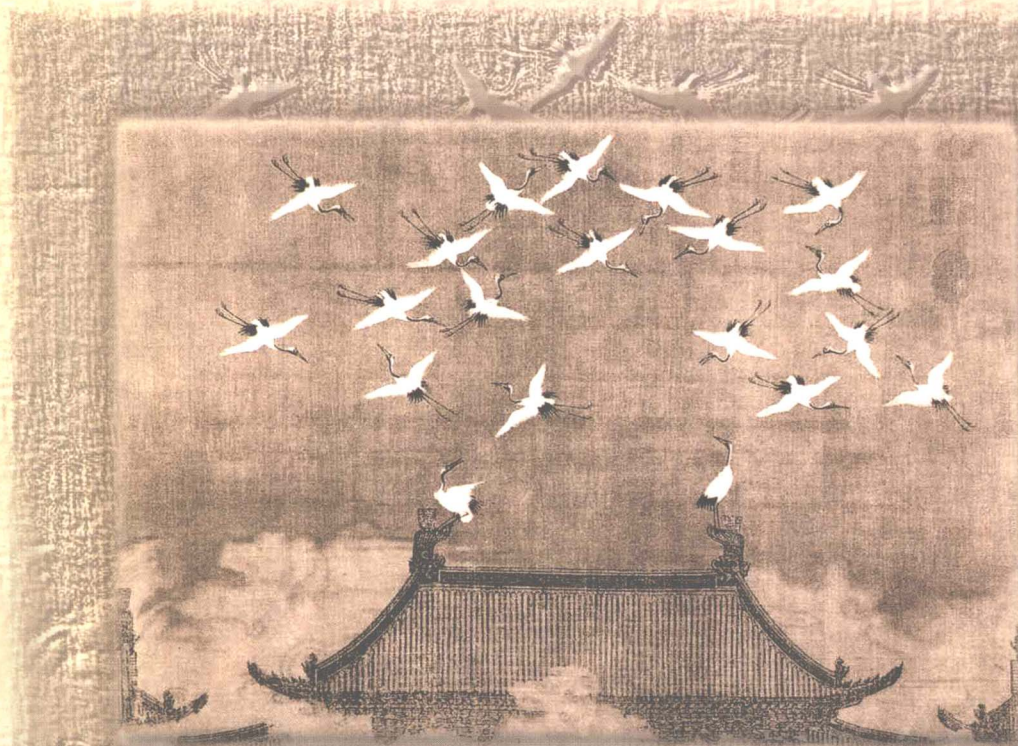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南北是非：漢語方言 的差異與變化

何大安 主編

語言組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南北是非：
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何大安 主編

語言組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 何大安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民 91
面；公分——（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
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ISBN 957-671-936-4 (平裝). —— ISBN 957-
671-937-2 (精裝)

1. 中國語言 — 方言 — 論文, 講詞等

802.507

91023201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主 編：何大安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印 刷 者：元震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 159 巷 5 號 2 樓

展 售 處：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T: 886-2-2786-3300 F: 886-2-2785-6622
<http://www.ling.sinica.edu.tw>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T: 886-2-2321-9033 F: 886-2-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四分溪書坊
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地下室
T: 886-2-2783-9605 F: 886-2-2783-9620
Email: kk1133@saturn.seed.net.tw

定 價：平裝 新臺幣 200 元
精裝 新臺幣 250 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GPN 1009104560 ISBN 957-671-937-2(精) ISBN 957-671-936-4(平)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總 序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九日在臺北南港院區學術活動中心揭幕，會期前後三天至七月一日閉幕。這一次漢學會議的舉行距離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的上屆大會已有十四年之久，而與第一屆大會的舉行則已相隔廿年的時間。在這樣一段長久的時間內，國內外漢學界已有相當的成長與變化，正如本院李遠哲院長在開幕致詞中所說的：「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視野更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論與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乃結合人文學科各研究所，經兩年時間的籌備而召開本屆大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這一擴大的學術聚會，讓國內外漢學界研究同仁再有一次廣泛討論及交換意見的機會，以便共同探討籌劃「漢學研究在廿一世紀的新方向」。

第一、二兩屆國際漢學會議是由本院的三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共同參與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參加籌備的單位除去上述三個研究所之外，又增加了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而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中亦邀請多位國內大學相關學門的教授參與。在會議內容的分組上也有變動，第一屆會議共分爲六組，第二屆會議則改爲五組，本次會議則增加爲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學、族群關係（人類學組一）、信仰與生活（人類學組二）等七組之外，並有「漢籍數位典藏研討會」合併在會議中舉行，以展示本院推動現代資訊科技在漢籍典藏與搜集上的應用成果。在會議節目程序的安排上，本屆會議也略有創新，除去有兩次大會特別演講外，並有十四次「主題演講」以配合各組之下再分出的研討主題，分別邀請與主題相關的資深學者作演講，以突出並導引各研討主題的意義與研討。最後

各組並各有一場綜合討論，以整合各領域研討的意見。

本屆大會共有國內外漢學研究者三百餘人與會，提出論文二百一十一篇。前兩屆漢學會議均將會議論文分組編印成冊出版。本屆會議各主題下之論文都具相當專業性與系統性，籌備會與各組主持人均希望早日刊出。茲為編輯會議論文出版事務，特由「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其副秘書長，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寬重教授及執行秘書、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教授，分別擔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與各所代表何大安、何翠萍、黃克武、李豐楙、邱澎生等教授共同組成編輯小組主持編輯出版事務。邱澎生兼任此編輯小組秘書，與助理李雅玲小姐共同襄理協調聯繫事宜。各分冊之主編則由劉翠溶、石守謙、邢義田、劉增貴、臧振華、陳國棟、黃克武、鍾柏生、何大安、何翠萍、蔣斌、林美容、李豐楙、劉述先等教授分別擔任。本屆大會論文集在經費困難與出版形式之議定極費精神的情況下得以陸續出版問世，都是編輯小組同仁與各分冊主編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本人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至深謝忱。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得以順利召開與完滿達成，首先要感謝本院李遠哲院長與楊前副院長國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同仁們均十分感激。「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石守謙、李壬癸、呂芳上、徐正光、張玉法、黃俊傑、黃啓方、黃應貴、劉述先、劉翠溶、鍾彩鈞、戴璉璋、龔煌城諸教授，在籌備期間極備辛勞，而大會秘書處在黃寬重與王明珂兩位教授的領導下，在開會期間更是日夜不休地工作，更是令人欽佩，本人與大會籌備會副主席杜正勝院士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與會漢學界同仁也向他們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主席

李亦園 謹誌

2001. 12

編者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語言學組的共同主題是「漢語的發展」。現在將當時發表的論文、評論、專題演講再經審查、選擇、修訂，其中關於方言發展的九篇合爲一集，關於音韻和語法發展的九篇合爲另一集，分冊出版。借《切韻·序》「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話，分別定名爲《南北是非》與《古今通塞》。

語言學組會議的規劃，是由當時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李壬癸先生主持。他考慮到整個會議的空間有限，會議主題必須集中才能有比較好的發揮；同時又爲了能在共同的主題之下讓最多的人參與討論，所以把主題訂爲「漢語的發展」。其中一半的時間研討方言，另一半的時間研討音韻和語法。當然，這只是粗略的區分；兩部分之間相互呼應之處所在多有。因此雖然分作兩集，卻無疑是「合則雙美」。希望讀者參照閱讀，庶幾能得會議整體的大要。

收在這兩集裡的論文，篇篇都是力作。替這些論文作分篇導讀是不智的，因爲我要學習的比我所能體會的要多得多。大體來說，無論研究的具體對象是甚麼，「發展」這個主軸始終貫串所有的篇章。在閱讀完兩冊的修訂稿之後，我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它們可以當成漢語史和方言史的選集來看。讀者如果進入作者所鋪設的網絡，每篇文章都可以生發出成系列的論述。十八個交錯的連環，連環成一整套的漢語史。遠的不必說，即使拿來與第一屆、第二屆相比，這種系統的相關性、以及方法與角度的多元呼應，確實呈現了相當大的變化。從豐富知識的觀點來看，這種變化代表了一種積極的進展；也代表了漢學研究之中，語言學這一領域的精神與氣象。我隱隱的感覺到，這兩冊選集的背後，除了作爲主題的「發展」之外，還有一些共同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可以寫進語言學史的。希望讀者的慧眼能夠看得出來。

《南北是非》與《古今通纂》在會議之後兩年才完成編輯，主要是因為修訂、審稿、再修訂和編輯的過程相當冗長。現在終於可以出版，我除了感謝中央研究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支持之外，也要感謝李壬癸先生對整個語言學組會議的規劃，以及會議秘書陳玉冠小姐和執行編輯郭君瑜小姐在集稿、編輯、校對上的辛勞。尤其要感謝的是作者和參與討論的女士先生們；若不是他們的貢獻，我們不可能有聞道日新的機會。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語言組論文集主編

何大安 謹誌

2002. 12. 09

目 錄

總序.....	李亦園	i
編者序.....	何大安	iii

主題演講

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和方言中出現的年代.....	梅祖麟	1
--------------------------	-----	---

論文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Post-Medieval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W. South Coblin	23
就韻母結構的變化論南北方言的分歧： 官話方言元音諧和小史.....	鄭再發	51
Language Intelligibility as a Constraint on Phonological Change.....	Chin-Chuan Cheng	81
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	鄭張尚芳	97
Gan, Hakka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Laurent Sagart	129
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	楊秀芳	155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 度, 共, 甲, 將 and 力 in <i>Li⁴ Jing⁴ Ji⁴</i> 荔鏡記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	Chinfa Lien	179
Development of the Stop Endings in the Yue Dialects.....	Anne O. Yue	217

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和方言中 出現的年代

梅祖麟

Cornell University

1. 導言

最近幾年我跟朋友之間有這樣的對話。

客：近來在做甚麼研究？

主：在研究方言語法史，尤其是方言虛詞史。

客：甚麼時候才有比較完整的方言記錄？

主：明代。比方說，記錄吳語的有馮夢龍的《山歌》，記錄閩南話的有《荔鏡記》，西班牙傳教士在菲律賓轉寫的閩南話《基督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都是明代的作品。

客：更早的方言記錄可真沒有了嗎？

主：方言實詞詞彙的記錄當然還有更早的，如揚雄《方言》以及《爾雅》《方言》的郭璞注。但是方言虛詞的資料不多，方言語法結構的資料更是鳳毛麟角。

客：那麼你做的方言語法史研究，最早可以早到甚麼年代？

主：有些閩語虛詞的來源可以追溯到五代、六朝，甚至於漢代。吳語的虛詞“仔（著）”，大致可以追溯到六朝。

話說到這裡，客擺出顧左右而言他的姿態。他心裡怎樣想我是知道的：“你這個人簡直是掛羊頭賣狗肉。剛說比較完整的閩語的記錄，

最早能早到明代。轉過身來又說有些閩語虛語的來源可以追到五代、六朝、漢代。難道你沒有資料就能做研究？真是大言不慚，跟你這種人說話都是廢氣。”

這樣的對話發生了幾回以後，我覺得有替自己辯白的必要。我想藉第三屆漢學會議的機會來說明，我是掛羊頭賣羊肉的。下面就要舉例說明，並分析虛詞來源的資料的性質。

第一，有些虛詞本來是通語，後來在其他方言裡不流行了，只保存在閩語裡，於是變成閩語特有的方言虛詞。如《世說》“坐著膝前”的方位介詞，台灣閩南話說 ti⁶；“月既不解飲”（李白詩）的助動詞“解”（胡買切，曉也），台灣話 ue⁶。

第二，有些虛詞很早就是閩地的特殊語詞，碰巧在文獻上記錄下來了。如閩語人稱代詞複數詞尾用“儂”，“汝儂”（你們）出現於《祖堂集》（952年序）。閩語小稱詞尾用“囡”，台灣話 a³。唐代顧況說：“囡音蹇，閩俗呼子爲囡”。

以上推斷虛詞的年代，是靠文獻上的記載。比方說，助動詞“解”字最早的出處是南朝，如“晉明帝解占冢宅”（《世說·術解》），“即喚木匠而問言：解作彼家端正舍不？”（南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大正藏》卷四，544中）。據此，台灣話助動詞“解 ue⁶”（會）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南朝。

除了利用文獻的著作年代以外，還有一種方法可以用來推斷虛詞進入閩地的年代。閩語有三個時間層次，分別屬於秦漢、南朝、晚唐（羅杰瑞 1979）。因此：

第三，利用音韻層次的信息可以推斷“坐著膝前”的“著”，“若夥”（多，多少）的“夥”是秦漢時期進入閩地的，第三人稱代詞“伊”字是南朝從吳地傳入閩地的。

2. 從通語變來的閩語虛詞：“著”和“解”

2.1 方位介詞“著”字

“他坐在椅子上”這句話，台灣話說“伊坐 ti⁶ 椅囡頂”。ti⁶ 的本字是“著”。“著”是個知系聲母魚語御韻的字，這類的字還有在台灣話裡變成 ti 音，如“箸”ti⁶、“豬”ti¹。

方位介詞“著”字的用例，有些出現於東吳南朝的文獻，例如：

其身坐著殿上。(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大正藏》III，6 下) | 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III，621 下) |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說·德行》)

以上是江東地區寫成的文獻。還有一些用例出現於北方寫成的文獻，例如：

若持枯草及煇牛屎，積著其上，手觸足蹈，無所能燒而不成熟。(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大正藏》XV，194 中) | 譬如大官捕諸飛鳥，皆剪其翅，閉著籠中。(同上，XV，199 上) | 作其百段，擲著江中。(《敦煌變文集》，〈伍子胥變文〉) | 坐著我眾蕃之上。(同上，〈李陵變文〉) | 知遠把瓦懺內羹飯都潑著洪信面上。(《劉知遠諸宮調》)

竺法護世居敦煌，他的譯場主要設在長安、洛陽。眾所皆知，晚唐五代的敦煌變文以及金代的《劉知遠諸宮調》都是在北方寫成。

方位介詞“著”的用例既然出現於南北兩地的文獻，我們認為它曾經是通語的虛詞。

後來，方位介詞“著”在晚唐五代的北方話裡被“在”替代，如

“似頑石安在水中”（《敦煌變文集》，〈廬山遠公話〉），“拋在一邊”（同上）；在上海、蘇州等吳方言裡被 $la^?$ 替代，如“坐 $la^?$ 伊面”（坐在那邊）， $la^?$ 是促化的“來”字（鄭張尙芳 1995:179）。這樣，原來是通語的方位介詞“著”字的流行地區逐漸縮小，終於變成閩語特有的方言虛詞。

2.2 助動詞“解（胡買切）”

漳腔台灣話的助動詞 ue^6 （泉腔 e^4 ），意思是“能、會”，來源是“解”，《廣韻》上聲蟹韻：「解，胡買切，曉也」（羅杰瑞 1989:337）。

助動詞“解”的用例，南朝已經出現，如：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世說·術解》） | 即喚木匠而問言：解作彼家端正舍不？（南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大正藏》IV，544 中） | 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蕭綱〈權歌行〉）

唐代北方詩人的詩裡也有用例：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李白〈月下獨酌〉） | 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飆空中自來往。（李頎〈聽安萬善吹箏歌〉） | 入春解作千般語，拂曙能先百鳥鳴。（王維〈聽百舌鳥〉） |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杜甫〈洗兵馬〉）

可見助動詞“解”字在盛唐以前是通語。

從晚唐五代開始，助動詞“解”在北方話裡被“會”字替代，例如：

石門云“更會作甚麼？”(《祖堂集》2.140) | 除是法師會飛，才能到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第十五) | 白虎精聞語，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團大石，在肚內漸漸會大。(同上，第六) | 天地會壞否？(《朱子語類》4)

助動詞“會”散播到吳語（蘇州 ue^5 ）、客家（梅縣 voi^5 ）、粵語（廣州 wui^4 ）等大方言（《漢語方言詞匯》473），以致助動詞“解”變成了閩語特有的方言虛詞。

3. 從閩地或江東的方言詞變來的虛詞

3.1 人稱代詞複數詞尾 -n

台灣話的人稱代詞，單數和複數差一個 -n 詞尾：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我 gua^3	汝 li^3	伊 i^1
複數	阮 $guan^3$	恁 lin^3	個 in^1

閩語有個表示“人”的“儂”字。“儂”字失落了韻母，就變成 -n 尾。下面是陳章太、李如龍 (1991:114-115) 的資料：

	我們	你們	他們
福鼎	我儂 $ue^3 neŋ^2$	汝儂 $ni^3 neŋ^2$	伊儂 $i^1 neŋ^2$
龍岩	我儂 $gua^3 lan^2$	汝儂 $li^3 lan^2$	伊儂 $i^1 lan^2$

福鼎是閩東方言。龍岩是閩南方言。跟台灣話比較，可知台灣話的複數詞尾 -n 來自“儂”字的聲母 *n-。

“汝儂”出現於《祖堂集》3.108.13：

又述示學偈曰：

瞎眼善解通，聾耳卻獲功。

一體歸無性，六處本來同。

我今齊舉唱，方便示汝儂。

祖傳佛祖印，繼續老胡宗。

太田辰夫先生《祖堂集口語語彙索引》（京都，1962，油印本）“汝儂”條下註“儂，原誤濃”。“汝儂”的意思是“你們”。這首偈的作者是睡龍和尚，《祖堂集》3.106：

睡龍和尚嗣雪峰，在泉州。師號道溥，姓鄭，福唐縣人也。
出家於寶林院，依年具戒，便參見雪峰，密契玄關，更無它住。

福唐縣在今福建福清縣東南。雪峰義存禪師（822-908）是九世紀的人，《祖堂集》序作於952年。書中只有“汝儂”，僅一見，沒有“我儂”、“伊儂”，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三身代詞的複數詞尾都用“儂”字。“汝儂”反映九、十世紀的閩語，可能是這個語詞最早的記錄。

指“人”的“儂”字出現於南朝樂府：

赫赫盛陽月，無儂不握扇。（〈夏歌〉，《樂府詩集》卷44，
頁7右）| 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梁包明月〈前溪歌〉，
45.5右）| 詐我不出門，冥就他儂宿。（〈讀曲歌〉，46.6右）

據上所述，“儂”（人）是南朝江東地區的方言詞，也就是說，長江以北沒有這個語詞。再參照《祖堂集》的“汝儂”，可知九、十世紀的閩地已經把“儂”字用作人稱代詞複數詞尾。“儂”字的 *n- 聲母，就是台灣話人稱代詞複數詞尾 -n 的來源。

3.2 表示小稱的名詞詞尾 a³ (～兒, ～子)

台灣話的小稱詞尾 a³, 廈門話的 a³, 來源是“囡”。例如北京話的“小刀兒”, 福州話說“刀 ian³ (<kian³)”, 潮州話說“刀 kiã³”, 廈門、漳州、台灣說“刀 a³”, 泉州話說“刀 kã³”。女婿泉州叫“囡婿 kã³ sai⁵”, 潮州叫“囡婿 kiã³ sai⁵”, 泉州、潮州的詞尾 kã³、kiã³ 和本方言“囡婿”的“囡”同音。

《全唐詩》顧況詩〈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有〈囡〉一章, 自注:“囡音蹇, 閩俗呼子爲囡”。《集韻》獮韻九件切亦曰:“閩人呼兒曰囡”。再往上推, 這個語詞 *kian³ 借自南亞語 (Norman and Mei 1976, Norman 1991:335-336), 原因是“囡”在上古、中古漢語找不到語源, 南亞語系卻有不少同源詞, 例如越南語 con, 高棉語 koun, 孟語 kon, 卡西語 khu:n, 意思都是“孩子、子女”。

綜上所述, *kian³ (孩子、子女) 這個語詞在顧況詩自注:“閩俗呼子爲囡”這句話以前已經在長江以南的地區流行, 漢化以後變成閩人呼兒的詞語, 寫作“囡”, 然後變成小稱詞尾。

小稱詞尾“～子”在魏晉南北朝興起, “～兒”尾興起在唐代以後。我們猜想閩地用“囡”爲小稱詞尾是受了“～子”尾、“～兒”尾的影響。因此閩地“～囡”尾的興起當在南北朝以後。

4. 用音韻層次來給虛詞斷代

4.1 閩南話方位介詞“著 ti⁶”

羅杰瑞 (1981:37) 給“書、鼠、鋸、箸”這四個魚韻字列了比較閩語字表。本文又添上“豬、著在、汝、魚、許那”這幾個魚韻字。

(1)	書	鼠	鋸	箸	豬	著 _在	汝	魚	許 _那
福安	i/øi	tsøi ¹	tshi ³	køi ⁵	tøi ⁶	tøi ¹	—	ni ³	—
福州	y/øi	tsy ¹	tshy ³	køi ⁵	tøi ⁶	ty ¹	(tyɔ ^{ʔ8})	ny ³	ɲy ² (xi ³)
廈門	i, u	tsu ¹	tshu ³	ku ⁵	ti ⁶	ti ¹	ti ⁶	li ³	hi ² hi ³
揭陽	u	tsu ¹	tshu ³	ku ⁵	tu ⁶	tu ¹	(to ⁶)	lu ³	hu ² hu ³
建甌	y	sy ¹	tshy ³	ky ⁵	ty ⁶	—	—	—	ny ⁵ —
建陽	y	sy ¹	tshy ³	ky ⁵	ty ⁶	—	—	—	ny ² —
永安	y	šy ¹	tšhy ³	ky ⁵	ty ⁵	—	—	—	ɲy ² —
將樂	y	šy ¹	tšhy ³	ky ⁵	thy ⁶	—	—	—	—

建甌、建陽、永安、將樂指豬用“豨”不用“豬”，第二人稱用“你”不用“汝”，遠指詞建甌、建陽用 [u⁷]，永安用 [uo³]，本字都不是“許”（羅杰瑞 1991:350；陳章太、李如龍 1991:89, 93, 94），所以“豬”、“汝”、“許_那”下面建甌等四個方言點缺項。放在圓括弧裡的項目，音韻演變不合上列表裡顯示的規律，只是參考性質。

上面的表說明，廈門話“箸、豬、著_在、汝、許_那、魚”等語詞屬於同一個時間層次，所列八個方言的語詞也都屬於這個層次。

這裡就出了個問題。按照 2.1 節的論證，方位介詞“著”字屬於南朝層次。“箸、豬、汝、魚”等魚韻字在閩語裡的音韻演變規律跟“著_在”字相同，也應該屬於南朝層次。我們知道秦始皇、漢武帝時代已經有漢人遷入閩地。這些漢人管豬、筷子、魚、老鼠、鋸子叫甚麼？第二人稱代、遠指詞用甚麼語詞？

羅杰瑞 (1981:48) 另外又列了個魚韻的比較字表。

(2)	梳	疏	初	苧	箸	豬	著 _在
福安	æ	sœ ¹	sœ ¹	tshœ ¹	tœ ⁶	tœi ⁶	tœi ¹ — i/œi
福州	ø	sø ¹	sø ¹	tshø ¹	tø ⁶	tœi ⁶	ty ¹ (tyo ⁷⁸) y/œi
廈門	ue	sue ¹	sue ¹	tshue ¹	tue ⁶	ti ⁶	ti ¹ ti ⁶ i, u
揭陽	o	—	so ¹	tsho ¹	—	tuu ⁶	tuu ¹ (to ⁶) u
建甌	u, y	su ¹	su ¹	tshu ¹	ty ⁴	ty ⁶	— — y
建陽	o	so ¹	so ¹	tho ¹	—	ty ⁶	— — y
永安	au	sau ¹	sau ¹	tshau ¹	tau ⁴	ty ⁵	— — y
將樂	u, y	šu ¹	šu ¹	t̚shu ¹	thy ⁹	thy ⁶	— — y

“梳、疏、初、苧”是羅氏表裡原有的字，我們又在旁邊加上“箸、豬、著_在”這三個字，以資比較。

“箸”、“苧”都是澄母魚語御韻的字，《切韻》聲母相同，韻母相同，只是聲調有別，“苧”字上聲，“箸”字去聲。它們的韻母在閩語裡演變規律不同，說明“梳、疏、初、苧”屬於一個時間層次，“書、鼠、鋸、箸”等字屬於另一個時間層次。現在的問題是孰先孰後。

有三個理由可以說明“梳、疏、初、苧”所代表的時間層次較晚，絕對年代在南朝；“書、鼠、鋸、箸”所代表的層次較早，在秦漢時代已經傳入閩地。

第一，“書、鼠、鋸、箸、汝、魚”都是最常用的基本詞匯，“梳、疏、初、苧”不都是基本詞彙。一般的情形是前者比後者早。比方說昔韻字裡，廈門話的“尺”[tshio⁷⁷]比“夕”[sia⁷⁸]、“錫”[sia⁷⁷]、“益”[ia⁷⁷]、“亦”[ia⁷⁸]、“赤”[tshia⁷⁷]早。一個字如果有幾個意義，一般是基本義比引申義早，例如廈門話“席罔”的“席”[tsio⁷⁸]比“筵席”的“席”[sia⁷⁸]早（參看羅杰瑞 1979）。

第二，《切韻》和非閩語方言用擦音的地方，閩語往往用塞擦音。這是閩語特徵之一，產生年代在《切韻》以前（參看羅杰瑞 1991: